



特殊 的交往

——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

水静◎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特 殊 的 交 往

——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

水 静 著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 / 水静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

ISBN 7-5073-1790-0

I. 特… II. 水… III. 水静—回忆录 IV. K82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4880 号

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

著 者 / 水 静

责任编辑 / 姚建平 孙 翊

封面设计 / 杨 群

版式设计 / 郑 刚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销售热线 / 63097018

经 销 / 新华书店

排 版 / 北京京丰印刷厂

印 刷 / 北京京丰印刷厂

装 订 / 北京俊峰装订厂

680 × 960mm 16 开 22.5 印张 253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ISBN 7-5073-1790-0 定价：34.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回忆三十年前的往事，的确是不容易的。

1986年7月，杨尚奎同志去世，给我的打击，几乎无法承受。

我振作精神做了两件事。其一，组织人力，给尚奎写了传，约半年多时间，尚奎的传刊登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十三卷上；其二，将尚奎的遗著——赣粤三年游击战回忆录《艰难的岁月》整理再版，以了心愿。

因与尚奎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使我有幸在六十年代前后与党内的上层人物有较多的接触。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辞世，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高尚的品德，坦诚的态度，幽默的话语，亲密无间的同志间关系，无不激励和鼓舞着我。思前顾后，总想写点文字的东西，正巧南京军区政治部吴克斌同志来南昌，我对他说了上述想法，他极为赞同，他认为将这些生动宝贵的往事写出来是有益的，这不仅对于自己，更重要的是对于后人。这样我就定下了写回忆录的决心。

1988年春天，我开始动笔，当时一没有资料，二没有参考书，全凭我的回忆：一个个人，一件件事按序写来，写了改、改了写，整整花了三年时间（还有一部分尚未改出来），写了四十多位同志的事迹，共二十四万多字，这对

于一个从未写过文章的人来说，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对写回忆录我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知道多少，写多少，不知道的也不为了故事的完整去胡编乱造。当然，事情很多，要写的人也很多。我就一点点回忆，一点点写，床头放着纸和笔，想起一点写一点，想起一句写一句，先零星地记下来，然后再系统地整理。

这期间，我的思想感情，已完全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特别对已过世的领袖和我的好友胡明、余叔等同志，写到高兴处，我情绪激昂，内心由衷地发出欢笑；写到伤心的事情，我会自然地流出热泪，深深地为他（她）们的痛苦而悲伤……总之，我的一颗心紧紧地随着这些往事的波动而起伏。

如今年已花甲的我，三年来因写作，视力减退了，慢性病也增多了，遵医所嘱，暂时只好搁笔。

这部回忆录总算出来了，深深感谢江西博物馆的吕云松同志，他帮助我收集资料并进行文字的整理润色，还有江西日报社的刘培松、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刘家驹同志，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又是几十年的往事，确实难以准确回忆，文中如有不妥和错误的地方，敬请读者原谅和指正。

水静

一九九二年春于南昌

目 录

我和尚奎	1
我所认识的毛泽东	11
周恩来的另一个世界	41
挽留少奇	70
朱老总教我种兰花	81
李富春要尚奎请客	94
与陈毅夫妇的交往	101
请彭老总吃饭	138
和先念、佳楣在一起的日子	148
我们一家和薄一波一家	175
邓大姐闭门谢客	207
为蔡大姐补毛衣	217
陪贺子珍上庐山	225
“刮单干风”的曾希圣	248
肖华老表	267
看重友谊的陈正人	277

叶飞“草船借箭”	284
与尚奎合盖一床毯子的阿丕	292
为程子华当“红娘”	301
永远奔驰着的魏文伯	306
酒友轶事	313
刘俊秀敞开大门	337
后记	348

我和尚奎

“水静同志，你将来把这次庐山会议接待工作的情况写下来，一定会很有意义的。”三十二年前，少奇同志在庐山会议时曾对我说，“当然，现在不要写，二十年后再写。”

“好，我写，我一定写。”我说。

当时，完全是凭着一股热情脱口而出，至于写什么，怎么写，根本没有考虑。当我今天真正动起手来的时候，我才感到这支笔是如此沉重。我写的已主要不是接待中的轶闻趣事，而是三十年的人世沧桑。尽管我极力避开那些令人悲痛的、不堪回首的往事，然而字里行间，仍免不了染上一些泪痕、血迹。

我能写这本书，固然是受了少奇的启示，但是，如果没有尚奎——如果我不认识他，没有成为他的夫人，那么我就不可能出入那个社会层，更不可能结识那么多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写书云云，自然无从谈起。

1929年4月，我出生在长江北岸安徽省的一个小镇上。父亲水铸清，有些文化，开过米店，也帮过工。家境既不富裕，也不贫困。姐妹四人，并无兄弟，因为我最小，深受父



1952年杨尚奎留影

母宠爱，所以送我上学读书。那时，女孩子上学是很少见的。

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家乡是一块“政治三角区”，时有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的骚扰，而最活跃的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这里已建立了党的区委。耳濡目染，我受到了不少党的教育。1944年9月，我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了新四军。这时我还不到十六岁。经过了一段战争考验之后，于1946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寇投降后，我们奉命到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集中，并于1946年春天，乘小机帆船渡海到达东北辽东地区，

参加开拓东北的激战。此时，我在辽东军区四分区。1948年冬，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之后，我又随所在部队四十二军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随后南下江西，在江西军区后勤部任指导员。1952年离开部队，转业到省政府工作。我是经别人介绍认识杨尚奎的，他当时已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独身一人，正在物色一位妻子，认识我后，认为我符合他的理想。

“你知道吗，水静，我调了你的档案看哩。”在我们多次通信并建立了感情之后，尚奎告诉我，“我觉得你的条件很好，所以……”

“哈，你调我的档案，我也要调你的档案！”我说，“应该一律平等！”

“你调好了，你调好了！”他哈哈大笑道。

我不过说说而已，我怎么可能调一个省委书记的档案呢？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我认为他忠厚质朴，正派真诚，感情也很温存细腻，除了政治、身体条件之外，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就足够了。

我和尚奎结婚后，一直幸福和谐。他对我要求很严，经常给我讲，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如何为人处事，而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的妻子，又应该用什么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他反复给我强调的有三个方面：

对任何人都要热情、诚恳。别人有困难，要尽力帮助，不要袖手旁观；别人有缺点，让他自己去纠正，不要指手画脚；别人有优点，要认真学习，不要说三道四。人有两只眼睛，一只看人家的长处，另一只看自己的短处。

遇到问题要冷静，处理问题要慎重，凡事不要操之过急。头脑发热，要放一放，等冷静了再处理，就会稳妥得多。



1955年2月，杨尚奎和水静在南昌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抱侥幸心理，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摆在阳光之下。

我想，这也是他自己做人的准则。由于我性情比较急躁，这些告诫，无疑使我受益匪浅。

与此同时，我对他生活起居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对于他因工作繁忙、困难而造成情绪上的波动，也百般体贴。他也感到我的帮助是不可缺少的，很快我就成了他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记得在我们结婚约半年的一个早晨，他深情地对我说：“水静，昨夜我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你被一群鬼子掳去了，我跟他们肉搏、拼刺刀，硬把你夺了回来……”

从一结婚，到我生儿育女，一应家务琐事，包括照顾、侍奉双方四位老人，抚养教育五个儿女，以及迎来送往、交际应酬等等，他概不过问，我也不要他过问，全由我一人揽着，让他集中精力担好肩上的重任。不久，他把他的一些事

务性的工作也交给我了。

大概他认为我办事快捷、果断吧，从1959年开始，经他同意，组织上正式任命我当他的机要秘书。从此，我的接触面更广了，政治视野也更宽了。特别是1959年、1961年中央两次庐山会议，我成了他在接待工作上的一名重要的助手，多次代表他去看望来自中央和各省市的领导人，协助解决每天都要出现的生活方面的问题，使他感到非常满意。而且，因为我参加革命多年，又受了他几年的熏陶，我在处理大量的、繁琐的工作中，做得还算妥贴周到，无过之亦无不及之处，因而受到了领导们的称赞。我由此认识了许多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夫人，其中有许多成了我们的真诚的朋友。

尚奎为人热情，但疏于交际；由于他的忠厚待人，许多人都愿意和他接近，因此人缘甚好。他的朋友，自然也是我的朋友，而我的朋友无疑也是他的朋友。这是一种高尚的、纯洁的友谊，十分有利于革命工作。毛主席曾强调，党的高级干部之间的这种友谊，比什么都重要。尚奎不止一次地以赞赏的口吻肯定我在扩大、加深他和同志们的革命情谊上的作用。

本来，我可以有自己的事业，也有信心取得一定的成就；而且，我也多次获得这种机会。但我考虑他毕竟比我年长许多，身体不是很好，而任务又极繁重，如果把我所做的一切，哪怕只分给他一小半，也是不明智的。对于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常对我说：“真委屈你了。”我的好友，如胡明、余叔对此也是很明白的。

我们在“文革”期间所受的灾难，书中多处提到，这里就不说了。尽管尚奎复出时已年近古稀，而我也早已霜染两鬓，但我们毕竟是幸存者。我目睹和经历了一场沧桑巨变，



60年代，杨尚奎、水静与子女在庐山

领略和品尝了人生的酸辣苦辛，我更加珍视在浩劫的烈焰中淬过火的友谊。我常常为不幸早逝的良朋默默地哀悼，为健在的好友真诚地祝福。特别是尚奎辞世之后，这种种与他不可分割的回忆，经常地、反复地在我思维的荧光屏上映现。它有时使我愉快，有时让我哀伤，有时给我慰藉，总之，我感到人生的充实。我不仅得到了尚奎的忠贞的爱，也得到了朋友们的诚挚的爱，而我也始终不渝地爱着他们。人能如此，尚复何求？我往往因此而激动和兴奋。情之所至，如江河之泻，势不可抑。于是，倚窗独坐而不觉孤单，只感到他们仍在我的眼前交谈，还在我的耳畔笑闹。我铺纸握笔，沙沙而记，断断续续，历时三年，总算暂时划了一个句号。在

成书过程中，还得到众多的亲朋好友热情关注，为本书增色不少，我衷心感谢他们无私的奉献。

对于我所认识的，而且接触较多的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开拓者，我没有写他们的丰功伟绩、光辉的一生，因为那是史学家的事。我只写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或几个小小的浪花，也就是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我之所以这样写，一则，这是我亲自经历、耳闻目睹的事，是我所熟悉的；我不了解他们制定大政方针的过程，如果只凭道听途说，便推断编造，显然是轻率之举。再则，写写这些小事，有助于群众对他们的理解，有助于恢复和密切领导与群众之间的血肉关系。

实际上，我所接触的高级领导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普通人所有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他们全都具备，他们同样要吃、要穿、要玩；同样会游泳、跳舞、搓麻将。让人们知道这些，一点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形象和威信，相反，会得到人们更好的理解，缩短相互间的情感距离。蔡大姐穿着入时，风度不凡，人们决不会责怪她有“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她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到了古稀之年时，还把一生的积蓄全都缴了党费，是人所共知的。陶勇醉态可掬，谁会说他是“酒徒”呢？谁会忘记他在打了胜仗之后，一声“拿酒来”的英雄气概、壮士豪情呢？彭德怀接受尚奎和我的家庭宴请，只会觉得他很有人情味，决不会说他吃吃喝喝，搞不正之风，因为他作风正派、铁骨铮铮，是天下闻名的。尚奎因身体不太好，经中央批准，有时作短暂的疗养，如果你据此便说他不工作而去游山玩水，那是极不公正的。

尚奎是农民的儿子、老红军战士，作风是非常朴实的。他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群众之中，谈笑自若，如鱼



1979年，杨尚奎和水静在家中留影

在水；农民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告诉他。实际上，当了省委第一书记之后，他还是个农民之子，因为他的父亲，仍然在家务农，没有随着儿子的“得道”而“升天”。“文革”时，一伙人到他兴国老家造反，走到村前，见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农放牛，便问：“你知道杨尚奎的父亲住在哪里吗？”老人说：“我就是他的父亲！”那伙人愣了一下，便“打道回府”了。可以说，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的质朴的特征，始终在尚奎身上闪烁着。在他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年年春种秋收，他常到基层，深入群众，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而年年春、秋，他总有段时间睡不安稳，我也就常常跟着“失眠”。久雨不晴，担心水患、内涝，晚上起来看天，是不是有雨停的希望？久晴不雨，又担心旱灾、虫害，晚上也要起来看天，是否有雨云凝聚？有天晚上，我刚睡着，他突然跳了起来，高兴地道：“水静，快起来，下雨了！”我糊里糊涂



1981年春节杨尚奎、水静和子女合影全家福

跟他跑了出去，仰头一望，只见皓月当空，繁星万点，连头发丝那么粗的云彩都没有，哪来的雨呀！仔细一听，原来是卫生间水龙头没有关紧。于是他叹了一口气，扭开台灯，翻着报告，考虑起召开会议，布置、检查抗旱的事情来。

在革命前辈的身上，像尚奎这样保留着普通人特质的地方不胜枚举，只要你上前一步，或他跨近一步，缩短二者之间的“中间地带”，便可一览无余了。

对于老一辈革命家的辉煌业绩，我是早已十分敬重了。当我看到他们作为一个血肉丰满的人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就不仅是在理性上对他们尊重，而且在感情上也产生了一种纯洁、高尚的同志爱。所谓“敬爱”，我想，就是

有敬有爱、敬而且爱的意思吧，至少不是敬而远之。



1984年6月，杨尚奎和水静在西湖花港观鱼

当然，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文字，主要是怀念昔日友人之间的情谊，珍藏他们给予我的那份珍贵的爱。我希望把这些爱定格下来，使自己永远处在颗颗爱心的温馨之中，永不孤独，永不寂寞。

文中多处提到尚奎，这是很自然的。我怎么能离开他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三十多年的夫妻之情，不是生死可以割断的。这个小册子，便是我献给他的一瓣馨香。